LI YANG GANG ZHU

绝盗奇缘

JUE DAO QI YUAN JUE DAO QI

YUAN JUE DAO QI YUAN

JIE FANG JUN WEN YI CHU BAN SHE JIE FANG JUN WEN YI CHU BAN SHE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本书以一重大文物走私案为蓝本，生动而真实地描写了我公安干警同犯罪团伙机智斗争的感人场景。其间，犯罪集团内部的尔虞我诈、相互倾扎，犯罪分子的歹毒荒淫、狡诈残忍，公安人员的一身正气、大智大勇，以及他们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更是令人惊心动魄、荡气回肠。

LI YANG GANG

李阳刚 著

絶盗奇

绝盗奇缘

JUE DAO QI YUAN JUE DAO QI
YUAN JUE DAO QI YUAN

李阳刚 著
LI YANG GANG ZHU

新登字(京)118号

书　名：绝　盗　奇　缘

著　者：李　阳　刚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100034·电报挂号6550）
封　面：解放军第二二〇七工厂
排版者：北京海淀区海港印刷厂
印刷者：北京丰台区丰华印刷厂
装订者：北京密云水库装订厂
发行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7
字　数：149，000
版　次：1993年2月第1版
印　次：199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5，000

书　号：ISBN　7－5033－0358－1/I·415
定　价：3.8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一

深夜。一条没有任何标记的游艇，静静躺在西子湖畔，艇内蜷缩着矮胖、满脸横肉、獐眉鼠眼，身着港式牛仔装，约莫四十光景的"过江龙"。他既不像游客，又不像驾驶员，不时掀开舱窗朝岸上张望，像是等人。

奇怪！那地方并非游艇泊停处；那地方长满青青芦苇和女人发丝般的"姑娘柳"，从没见过游人光顾，就连本地渔船也不敢靠近，仿佛亘古以来，就没出现过人迹；那地方非常荒僻，只有荒草、野坟，和一只失群的孤雁……

游艇上的灯火忽然亮了，敢情，来了位神秘客。其实，客人用上"神秘"二字，并不妥当，那人不过戴了副宽边墨镜，大热的六月天还戴着一顶黑色呢帽，帽檐压得极低，一时看不清本来面目罢了。

"过江龙"连忙将神秘客接上游艇，"过江龙"是矮胖人的绰号，他真正的名字叫李耀祖。

艇当中有张橘红色长条木茶几，茶几上放着两瓶"五粮液"和一盘切好的西瓜，显然，李耀祖是知道神秘客何时会驾临游艇的。倒满两杯酒，李耀祖开门见山道："刘强！那活儿带来没有？"

"砰！"刘强提起脚边黑色密码箱，往茶几上一放，瞧神色就知道办妥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老大!”刘强摘下呢帽，露出一颗癞痢头，十分得意：“百元面的人民币十扎，外加价值连城的清朝‘奉天之宝’，够应付了?”

“够！够!”李耀祖喜形于色。“老弟！辛苦你了。”

说完，贪婪地急不可待地抓起“奉天之宝”细细品评起来，仿佛又回到了半年前……

李耀祖天资聪颖，却不喜欢读书，因此没有挤进大学的窄门，23岁退役回来就进了工厂，但很快又跳了出来留职停薪做生意。他天生有经营的才能，没几年工夫他就有了相当基础。28岁结了婚，妻子是在生意场上结识的许萍，她开了一家服装店。第二年他们就有了女儿艳艳。

李耀祖婚后并没感到满足，手里有了钱，歪念头就多，进赌场，逛舞厅，玩女人，很少回家。一天晚上，他在赌场手头不顺输了个精光，就拉着赌友兼相好的丹丹到舞厅解闷，不料被丹丹的男朋友撞个正着。两人先是动口，后来，李耀祖情急拔出匕首，捅了对方一刀，被抓到公安局，法院以流氓罪判了他七年，妻子一怒之下离开了他。

七年的铁窗生涯并没有唤醒他，反而使他走向了罪恶的深渊。

在狱中，他认识了各种阶层的朋友，破铜烂铁，社会残渣，几乎五毒俱全。这就为他今天走上走私国家文物的犯罪道路打下了基础。

半年前，也就是出狱的下半年，他贵为“杭州帮”帮主，身价百倍，手下兄弟成群，花花绿绿的美钞、港币似潺潺流水，大把大把流进腰包，要说有多威风就有多威风。正当他

准备实施登上黑道总瓢把子宝座的计划时，不料帮中出了“内奸”，阴沟里翻了船，幸巧溜得快藏得稳，才免去“二进宫”。今天重召旧部东山再起，了却夙愿，才冒艇沉人亡之险到这儿。

往事如云烟。

“老大！我们真的要复出江湖吗？”刘强见他陷入深深的沉思，试探地问。

“嗯。”李耀祖终于从艰难的回忆里解脱出来。

“那，你让我弄来这笔钱和这玩艺，打算……”

“别老说废话，沈明明呢？”显然，李耀祖不愿刘强多问。

“再有半个钟头准到。”刘强不知趣，仍打破砂锅问到底，“干吗要请个外地杀手来，这到底……”

李耀祖脸现不悦之色，疑惑地瞪着刘强，确认他没卖友变节后，才道出心事：

“熊彪这个人你知道吗？”

刘强这下猜到了几分，但他没吭声，抓过酒瓶为李耀祖添满酒，又替自己添上。

黑道人生，尔虞我诈，少开口，多听，这是千古真理！

李耀祖话闸子打开，索性说穿：“刘强！咱俩是铁杆子兄弟，我也用不着瞒你，反正迟早都要让你知道的，不过，记住！这事除了你我，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明白吗？”

“嗯！”

“‘九江帮’，听说了吗？”

“知道一些，但不多。”

“在道上的地位怎样？”

“不清楚。”

“那你听着：‘九江帮’就是道上帮首！”

“熊彪就是总瓢把子了？”

“不错！”李耀祖一脸不屑之色。“不过，这个家伙是酒囊饭桶，胸无大志，根本就不适合坐在这把椅子上。”最后一句说得咬牙切齿。

“我明白了，老大！”

“我就知道你会明白的，我本不想这样做，但考虑到……”

“考虑到什么？”

“他手里那两张价值连城的古画。”

“什么古画？”

“《江南戽水图》和《五月溪亭图》。”李耀祖咬着刘强的耳朵，压低嗓子说。

“老大！你打算……”

李耀祖并没说话，只做了个杀头的动作。

“打算何时下手呢？”刘强当然明白。

“后天夜晚。”

“地头弄清楚了？”

“我已踩过道了。”

“约的人是谁？”

“这个你暂时不用知道，等下我要出去一会儿。沈明明来了，你替我关照一下就行了。”

“放心吧，我会的。”刘强言听计从。

李耀祖一捋鼠须，这是满意的表示了。

夜更深了。

距游艇里许地，有片乱葬岗子，此刻儿正有两个人悄悄谈话。两个人一胖一瘦。胖身材的人就是刚到的李耀祖，瘦身材的乃是李耀祖请来的黑道老大“猴七”。

“李兄！”猴七嗓门不低，好在深更半夜，乱葬岗不会有人，“承兄台看得起，让小弟发笔小财，只是有一点令人不解，正主儿为何不见呢？”

“坦白地说，正主儿是谁，兄弟也讳莫如深。”李耀祖狡黠地笑了笑。

“听口气你老兄也是中间介绍人了？”

“不错！那人根本不希望跟老兄见面。”

“猴某在社会混了二十几年，今天还是第一次听到稀罕的事。”

“请杀手杀人同样是很久以前的事，今天算不算稀罕？”李耀祖诡秘地瞟了猴七一眼。“反正！尊驾要的是钱，管他娘的幕后主儿是谁呢？”

“话是不错，不过……”

“猴兄有话尽管明说。”

猴七沉吟了一下：“干掉道上一个总瓢把子，这可不像杀只鸡那般容易，弄不好轻则日后没法安宁，重则连小命都会赔进去。”

李耀祖面孔一板道：“钟不敲不响，话不讲不明，哥儿们如果胆怯了，现在不干还来得及。”

猴七连忙道：“李兄别误会，别误会，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兄弟既然答应了李兄的事，怎可以说了不算呢？”猴七原本想卖弄一翻，重重敲李耀祖一笔，谁知李耀祖鬼精，他只好自找台阶。

“那就依计行事。”李耀祖讪笑着。

“李兄！干杀人凶手这一行的，可没有欠帐的。”

李耀祖早料到过，突然探手入怀变戏法似地摸出个公文包，抖开拉链，一叠崭新的钞票冒了出来，递过去哈哈大笑道：“老兄！预金5千块，请点清，有关你朋友事成之后那一笔也是只多不少。”

猴七大喜过望：“如此说，兄弟就放心了。”

“猴兄！”李耀祖递上根“555”香烟，道：“旧话重提，你那位朋友手底下够分量吗？”

“这点请放一百条子心，西南一带，提起他的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自己哥儿们说话用不着顾忌，请问，阁下身手如何呢？”

“猴某除了逃命的功夫胜他一筹外，无论拳脚还是计谋，尤其是飞刀，给他提鞋都不够资格。”

李耀祖沉吟道：“这么说，你可是有十足的把握了？”

“可以这么说。”

李耀祖兴高采烈：“如此说，兄弟就不送了。”

“别忘了把我那位朋友的酬劳放到老地方。”

“这个当然。顺风！”

“彼此……”

李耀祖一矮身，错错眼，就消失在夜色中了。

约莫40分钟后，李耀祖又回到了游艇上。沈明明刚到不久。三人叙了一阵别后情，李耀祖就发动了游艇，向湖对岸驶去。

湖滨路社区，迎宾旅馆。后跨院二栋三楼一间极为考究的客房里，坐着五男一女，正在搓麻将。男的是李耀祖前天

用电报请来的，女的则是他的情妇王曼茹。这半年多来，李耀祖躲在这小窝里，全凭王曼茹的智慧才平安无事。

李耀祖一行刚进屋，王曼茹就端上了酒菜。李耀祖居中而坐，刘强、沈明明左右相护，其余依次坐着的是“西安帮”欧阳老板、“河南帮”龙老板、“云南帮”白老板、“山东帮”莫老板、“湖南帮”周老板。一时举杯碰盏，大啖当地名产了。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李耀祖起身，开门见山道出了心思。

“今天请众位兄弟来舍下，一是叙叙旧，二是嘛，我不说大家心里也明白了，我李某躲躲藏藏半年多，如今风声已没那般紧，我想……”

标准的“鸿门宴”!

“李大哥！……”“山东帮”莫老板带头端起酒杯，其余的人跟着站了起来敬了李耀祖一杯。

“小莫！我喜欢你叫我的名字，不管在什么地方，我都觉得这样会亲近一点。”他取出一盒“555”牌香烟，每人递了一支，回头才摸出一支叼到嘴里，莫老板立刻取出了名贵的“都彭”打火机。

“谢谢!”

莫老板替其他几位老板点燃烟，坐下，然后徐徐开口：“耀祖！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全都是自家兄弟，用不着拐弯抹角!”

在座的算莫老板年纪最少，性子数他最急躁，他实在看不惯李耀祖那副欲擒故纵、吞吞吐吐含糊其词的吊颈鬼样子，首先发话催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好！够爽快。小莫！既然大家还没忘记昔日打江山那段情义，我就直说了吧！你们有货源，我已重新同境外走私巨商贾轩贾老板搭上了线，广州这块地盘转眼又该回到我李某人手中了，哈哈！”用眼角余光扫视了一遍，见没什么反应，接着说：“你们都是老江湖了，打开窗户说亮话，你们同那姓熊的泡在一起干有多大油水，前怕狼，后怕虎，小家子气，咱们要干就放开手脚痛痛快快大干一场，目前古画最值钱最易脱手，弟兄们挖得到就挖，挖不到就干脆上博物馆去弄……”

“很好的建议！”“云南帮”白老板将烟放到烟碟上，扯了块餐巾纸擦试了一下嘴角，站起身走到窗前，然后又走回来。显然，他是在借此斟酌他后面该说些什么。“不过，耀祖，你也该了解我们这一行跟 别的行业有所不同：安全第一，利润第二，我担心——”

“我不明白你担心什么？”李耀祖伸出他的双手，左右摆了摆，“我这双手从不接触‘货品’，也不接受货款。因此，它始终是干净的。白老板！干咱们这一行的靠的就是手段，如果总是一个怕字当头……要知道形势对我们愈来愈不利，不光公安局管，现在除去车站、码头暗设关卡，各地又成立了文物缉私队，依我看，咱们干的时间不可能太长了。”

“话是不错，不过……我们得回去同熊老大商量商量，对不起！恕小弟们暂且难以从命。”

李耀祖见说不动，心里很不是滋味。

“如果有了特殊的情况呢？”

“耀祖！我们不明白你所说的特殊情况是指什么？”

“很快就会明白的。”李耀祖情急之下差点泄露天机。

"那……我们先告辞了！"话不投机半句多。

"别急！李某还有一句丑话说在前头，如果哪位兄弟不愿跟李某合作，请尽管离去，但胆敢坏我的大事，就休怪我李某不念交情！"

刘强左右戒备着，挺身挡在李耀祖前面。

五人鱼贯而出。

刘强意欲发难，被李耀祖用眼色止住了。不欢而散的结局李耀祖早就有心理准备，他并没有垂头丧气，他认为他已经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三天后自有分晓。

天麻麻亮，李耀祖交代刘强几句，便直赴火车站，踏上了直达九江的特快列车。

同一时刻，不同地点，九江市水荫路8号豪华住宅里，熊彪左手搂着个妖艳女郎，右手始终没有离开床角那只黑色公文箱，睁着眼睛睡到天亮。那不是只普普通通的公文箱，那只箱里装有价值上亿美元的两帖古画——《江南岸水图》、《五月溪亭图》，他虽没有拚死拚活去博物馆偷，但"湖南帮"的兄弟把古画交到他手里，这说明兄弟们信得过他这个瓢把子，他必须尽全力保护它。昨天已同境外走私巨商贾老板联系上，答应明天派人来看货，节骨眼上了，他不得不百倍小心啦！又一个不眠之夜算得了什么呢？

二

阵雨过后，天际出现一道彩虹。广州283次列车准时驶进雨后尚未干透的月台。就在这列直客刚驶上九江区域的路段的时候，九江车站上空尚被倾盆大雨所笼罩。当时列车播音员通知说，如果这场暴雨持续下去的话，洪水很有可能淹没中山大桥，这列直客就得被迫停在前一站——芦洪车站。

伍晓霞在听到列车播音室广播时，不禁皱起了眉头，目光呆滞紧紧盯着窗外。她是一家私营工厂的临时工，正在广州一家服装厂上班，是临时请假赶回九江的。原因是同母异父的弟弟熊彪打加急电报，说有十万火急的事找她。

伍晓霞今年25岁，继父五年前丢下她母亲和弟弟熊彪撒手归天。她已经在广州、深圳等沿海城市做过八年临时工了。她替人家当过家庭教师、保姆，进过刺绣厂，也当过搬运工，饱尝了人间的苦、甜、酸、辣。干她这一行的，工作很难固定，但她很吃得苦，尽管收入微薄，却始终任劳任怨。要奉养寡母，她非得作出个人牺牲不可。原本指望弟弟熊彪考上大学光耀门第，不料他高一没念完就偷偷跑到广州打工。打工远非想象那么简单，熊彪吃不了这个苦，三个月后便流浪广州街头，结识了一帮阿哥阿妹。伍晓霞非常气愤，一怒之下狠狠打了他几耳光，于是，原来那仅有的姐弟之情被打得名存实亡了。伍晓霞也由失望变成绝望。天知道！半年之后，

熊彪突然来了个浪子回头，跑回九江市做起了一本万利的大生意，还主动担负了赡养老母的义务，仅凭这一点，伍晓霞又主动找他和解了。

当听说列车过不了中山大桥，可能停在芦洪站时她的确有些担心。坐在她身边的一个年轻人——喔！好像姓吴吧？跟她似乎有同样的心情，也紧紧皱了一下眉头。不过，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就像那场暴风雨一样，如今列车已经准时到达了九江。

从广州开往九江的时间不算短。可是，坐在她身边那个姓吴的年轻人却从来没有主动向她说过话。伍晓霞虽然身材不怎么苗条，然而却有一张十分漂亮的脸蛋和一对会说话的眼睛。这对眼睛足可弥补身材的不足了。平常在工厂里、在街上漫步总会有异性瞪着一双侵略性的眼睛瞅她，找她搭讪，然而这个姓吴的年轻人却是例外。只有在餐车服务员送来餐点的时候，他为她做了一些“举手之劳”的服务，伍晓霞礼貌性地介绍了自己的姓氏，又问他贵姓时，他才简单而生硬地吐出三个字“口天吴”。除此之外，他再也没有开过口。

如此一来，伍晓霞反而对他有些好奇了。

看上去他约莫二十八九岁的样子，身高大约 173 公分左右。他的肩膀很宽，至于他的相貌，从侧面看，他应该属于英俊的一型。从正面看的话，他很可能像一个武术教练，他的双眼一直隐藏在一副墨绿色镜片之后。如果硬要伍晓霞给他一个评语的话，她也只有两个字——神秘。

走下火车的时候，他们还是一前一后。等到出站口的时候，他们就分开了。伍晓霞有两大箱行李，而他只有一个随身小提箱，他很快就验票出站了，而她还在排队等候检查——

是否夹带文物。当他的背影在她视线中消失的时候，她心里竟然感到一丝轻微的怅惘。随后她又暗暗责骂自己神经病。

那个姓吴的年轻人出站的时候，似乎早就把这个同车的女孩忘得一干二净了。他并没有亲朋好友来接车，也不像九江人。一出站环视一下，从口袋摸出“猴七”给他的地址递给身边一辆出租“的士”司机，就匆匆上了车。十分钟后，他就到了九江中山北路的“芙蓉大酒店”门口。

他稍许迟疑了一下，便大步走到服务台前，取出身分证，上面的名字是打字机打的，但照片似乎做过手脚。服务员皱了一下眉头：“吴坚同志！能看一下你的工作证吗？”

“可以。”他立刻又掏出了一本蓝皮工作证。

“欢迎光临！”服务员打消疑虑后亲切地说。随手递上登记表格要他填写。接着，房间钥匙和一个偌大的牛皮纸信封也推到了他的面前。“吴坚同志！这是您的朋友上午留在这里的，他请您一到就打电话过去。”

吴坚嘴唇牵动了一下，那似乎是一个答谢的微笑。然后，旁边一个服务员拉着他的手提箱带他上楼，把他送进了房间。他大方地抽出一张伍元面额的人民币打发服务员，服务员礼貌地拒绝：“吴先生！这不是你们广州，我们这儿从来不收旅客小费的，请原谅！”

吴坚并未坚持，随手关严房门，有些迫不及待地撕开信封的封口。里面有一笺留言，仅5个字：水荫路8号。另外还有五扎一百元面额的人民币和“奉天之宝”，钱中间夹着一张四吋彩照，影中人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青年男子。照片后面还写了几行小字，也许是影中人的简略介绍。他略略一看，就将钞票和“奉天之宝”放进了手提箱，照片放进了上衣口

袋。

到现在为止，他脸上那副墨绿色眼镜始终没有取下来过。李耀祖直到今天上午 9 点才接到猴七的消息，知道他雇请的人叫吴坚，戴一副墨绿色的眼镜。吴坚刚才的举止他全看在眼里。吴坚当然是化名，他并不感到意外。他的目的是他帮他杀了熊彪，其他，管他娘的化名还是真名呢！

李耀祖离开了“芙蓉大酒店”。

晚饭后，那妖艳女郎又出去搓麻将了。熊彪哪儿也没去，依旧闷坐在客厅里焦急地等待着。下午，伍晓霞虽然急急赶来过，但他对这位同母异父的姐姐还是信不过。伍晓霞再三催问，他始终犹豫着，支支吾吾，没敢把《江南岸水图》和《五月溪亭图》的事说出来。最后气得伍晓霞差点又要搁他两耳聒子，大吵大闹出了门。孤身静坐，现在他似乎有一丝歉疚，一丝后悔。他不时看着静寂无声的电话。显然，他已经担心这两件东西留在身边的危险性了。他原本打算让伍晓霞替他带去广州交给贾老板的。见了面却又突改初衷。

其实！这也难怪他，自从得知毗帮李耀祖活动频繁有重新出山的消息，一种不祥的预感便困扰着他。这几天又收到云南、河南、山东等地的密函，都言说他们那儿成立了文物缉私队，几个腿肚子短的弟兄已被抓进去了。他知道凭自己的年龄、资历，李耀祖说什么也不会屈居其下的。

他想，千百年来，江湖上的帮派都是遵循着一条成文而似乎又不成文的规律：强者生，弱者死！

想来想去，他觉得这些并不重要，最头疼的就是这两帖古画，真是捏着鸡巴尿胀死！如果一旦这两帖古画脱了手，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